

戰國策校注

六



戰國策魏卷第七

縉雲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東書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南有陳留及汝南
許馮陵河南之開封
許馮陵河南之開封
中平陽武醜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周書云王應麟曰

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于此朱子曰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

君不如與

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釋猶舍也何舍此而不爲

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

元作質

音致

當乎舍此不圖適足

爲智氏來伐之資

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

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

元作梁

趙策作狼於趙趙弗

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

亡

文侯

桓子之孫 補曰名斯元年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

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

乃知文侯已講補曰一本以講於已也二國不伐之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杯

文侯謂觀斯贊魏人補曰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

其後可師號堵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訛曰

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

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

忍而以慈愛阻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

亡子故羊忍為此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怒雖然無以天性為者也觀師贊之言其誇書之渠乎

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為有餘比覆醢為不足使其

投孟懷慨一鼓而據家國之憤亦收功必矣介胄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曰舜竊負而逃林回弃千金之璧輕重之分審矣豈肯以彼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麋並載而曰巧詐不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為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項羽坐太公筮上高祖杯羹一語雖愧千古亦幸而不自殺爾不然何以自立於天下乎

西門豹為鄴令鄴屬魏郡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

補曰一本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

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補曰一本有之

夫夫屬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

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

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

幼也似禾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正曰說文蠶

元作驪牛之黃也似虎正曰驪牛猶言犛牛裡

牛不必拘以色論驚亦黑色也爾雅倉庚驚黃蓋言倉庚色驚黑而黃增韻注驚黑而黃誤也

白骨疑象武夫類王武夫石似王此皆似之而

非者也善者惡之文侯之言亦此類而曰求其好

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賢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正曰孟子注守

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

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

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

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文侯曰鐘聲不比

乎

比猶協

正曰比音

左高

言左方

田子方笑文侯

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

音洛以治官

鑑無兩則字樂仍音岳下文二語

不明則樂音全

君審於聲審言聰

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敬聞命

彪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徒誨賢者夫其

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

補曰大事記史以田子方為文侯師說苑載翟璜

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敬之蓋得其實故書曰晉魏

斯好賢師十商友

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

文侯子

補曰名譽平元年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

補曰正義云西河也稱曰河

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

鍾一作姚

侍坐

元作王

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

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

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

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

者三苗之居左有補正曰姚云下句一本無彭蠡

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右有洞庭之水元作文未詳史

以岷作汶此或遠言之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山在

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衡山在夏桀之

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天井開註云戰而右

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

右之陽正曰按史左河濟右秦即太盧畢在其北

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文不同

地缺補曰一本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渾洛

盧作廬未詳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洛陽縣入洛有正曰伊水

洛水出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至鞏縣入河

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公太

世家註晉山險補曰而右漳金元作金通借補曰滏前

索隱云在朝歌東北

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

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補曰姚三劉人

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

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

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小異

說苑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

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史遷曰吳起說武侯

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

楊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

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人廢也西
河龍門之河地即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
王其地日削于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
陵豈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

武侯子

烈王六年辛亥

名瑩元年

魏公

痤

為魏將

而與韓趙戰

澮北

說文澮水出霍

山西南入汾此

二年敗韓馬陵敗趙

于懷補曰

田百萬

祿之

開田以待

公

痤

反走

再拜辭曰夫

使士卒不崩

直而不倚

也喻敵

此

吳起

餘教也

臣不能為也

前

脈地

形之

險阻

者巴寧

嬰襄

之力也

二人下所

縣

賞

罰於前

使民

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擊鼓之

也

壓已

此

吳起

餘教也

臣不能為也

前

脈地

形之

險阻

形見其顯

決

利害之

備

使

三軍之士

不迷惑

者

巴寧

嬰襄

之力也

謂能士

縣

賞

罰於前

使民

昭然

信之於後者

王之明法也

見敵之可擊

鼓之

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功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

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鬻襄田各十萬王

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

賢者之後不能掩土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

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

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既亦已

愈多公叔當之矣虎謂公叔此言向其似魏絳也

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也滄北

之戰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公孫痤受賞何其

前後之庚邪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

趙師於滄秦慶長因伐滄獲其將公孫痤史記

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

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虜太子痤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之

所不能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

避故云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四回公叔曰痤有御庶

子知焉痤之家臣如甘羅爲文信侯少庶子之比

韓等策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

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

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史載

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

言上不能量其去就非悖而何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

已葬鞅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卒解題痤去

鞅自魏適秦則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

強魏曰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
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高君傳

秦行韓

韓圍梁

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

少梁即獲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

趙趙豈得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

少梁圍梁必惠王徙都大梁後不可

考矣徙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

燕趙救之謂

山陽君楚宣策言此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

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

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故云曰韓哀謂韓計者為梁

不如搆三國攻秦元在趙策曰證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

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元作矣王曰寡人自爲知

言不於是驛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

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車年時因舊次之於此

四目此策言邯鄲去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

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于卬後徙梁而韓

梁王魏嬰史作嬰音相近觴諸侯於苑臺此十五年魯衛宋

事記書韓宋魯衛爲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

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

衛成侯鄭釐侯桓侯即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

公別成釐侯即昭侯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觴大事記魯君舉

觴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

魯君興避席擇言

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

蓋堯舜女

儀狄

博物志言禹時人

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䟽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

公夜半不嘽

嘽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曰嘽易

牙

太公世家註維巫

乃煎熬

元作熬

熬

古字通燔炙

燔火藥物

有汁而乾曰煎乾

和調五味而進

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飽而寢安

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

未詳三日不

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

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仿

徨

自上觀下曰臨集韻仿徨仿佯仿佻尙也

類

聚引彷彿一作方其樂忘死謂曰說苑云楚昭王

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

也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息

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謂左

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荆臺即

云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

不可以當此樂也一料山名方皇水名右三說聊

廣聞以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書註澤障曰亡其國者孟莊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

人南威之美也備自閭須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

之樂也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

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兼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經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

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補曰觀魯正深矣二語大事記取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

也正曰註以下說推之無明徵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

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

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臆也善用兵戰必不

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

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彪謂

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誦矣故夫誦正之間不容髮人議論豈以或出於正言未

卒而譎隨之惟其
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

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

宋城也後徙睢

陽

外黃徐子

劉何別錄徐子外黃人

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

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

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

益爲王

爲王之外無加也

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

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

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

滿其意者衆

希賞也

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

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此同不如遂行遂行

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有慮謂此申生伐臯落

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
為之故孟子以為不仁可從舊以過宋而徐子言之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

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

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法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

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

趙告急於齊齊救趙魏乃惠王十八年按魏伐趙趙時事

於齊齊救趙魏乃惠王十八年按魏伐趙趙時事

此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

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
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又見秦齊策而後與齊
並大事記文從孫瓚傳記又見秦齊策而後與齊
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

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

固變服不爲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游

人而合其鬪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

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

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也田嬰

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也而得朝禮與魏

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

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居

國之上備曰此其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戾決矣

姚本甲作甲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

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侯冉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

敗齊於徐州彪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

豈言之而不聽邪以施之智其於策馬

惠施為齊元作韓魏交為猶今太子鳴魏記唯申及

為質於齊王欲見之魏朱倉人謂王曰何不稱疾

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

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

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顯王三十五年丁亥名赫元年大事記周顯

王三十五年魏惠後元年辭題云史記魏世

家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稱惠成王卒即惠王

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也
哀王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世本惠王生襄王
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今從之愚按秦惠
之十四年亦改後元年即惠王之比而襄之
爲哀直以字
近而訛爾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

駕車用牛故以及其

目爲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

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

弛期

弛解也昔約今懈

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

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

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

之也

未得其說以說其是其唯惠公平乎

施請告惠公惠公曰

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藥水蓄其墓。藥，漏流也。姚云：後語。

作蠻水。註引荆楚記：宜都烏水。按季歷卒葬鄆縣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潘山。鄆之南山，雖有楚

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蓄。藥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為漏流所漬，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

濁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見棺之前，和指

初學記引一作渴山論。櫛作滑山。見棺之前，和指

兩頭木。補曰：玉篇：耕，胡戈戶，二反。廣韻作焠，皆云：棺頭也。此作和，蓋音通。

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於

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幕帝如朝。廷然。補曰：姚本張

掌次以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

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此時語也。禮祭義亦

有黔首字非始於秦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爲猶撰

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

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

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

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兩去聲爲之爲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犀首謂

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行齊

齊一本於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必

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行敗敗姚云一本無

齊將申縛泗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注

許在樂陽備曰蘇子陳汝水出弘農入淮備曰

秦也下南有字恐析陳汝陳死丘豫州界汝恐連

也而南下有字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屬下並

白曰鄆史作鄆索隱云穎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

陵縣故所稱多惑昆水出南陽舞陽屬穎川

邵陵屬新鄆白曰屬南陽白曰索隱云屬汝南郡即鄆

汝南屬新鄆白曰又音妻史有新鄆字新都

屬南陽白曰淮白曰穎川陽城沂白曰山蓋縣黃陳

鮑誤入白曰東有淮白曰淮見前沂白曰山蓋縣黃陳

留外黃白曰黃說見煮棗無踈白曰姚本煮棗下

秦策大事記如鮑說正義云冀州信都縣東北有煮

煮棗在濟陰宛句正義云冀州信都縣東北有煮

棗田宛句正義云冀州信都縣東北有煮

作無胥史同按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煩丘

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云魏志武帝

於清淇口東因有胥山塞集胥口正義云魏志武帝

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備曰榮陽卷

城經陽武到密備曰大事記今開封陽武縣魏惠

王十二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長城即上

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

西黃河西南至夏會葇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

魏地北有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謂也

鄭州原武縣北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

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正義

謂河外即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

其地也廡廊下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多居人人民之衆車

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行人

如軍陣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元

謀史謀正曰林音黜恐也誅音恤誘也策字作林謀通見前然作謀自可謂橫人為王謀王外

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魏謂不被其

禍謂橫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為秦築宮備其巡幸

受冠帶

受服於秦祠春秋祭

助秦

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

踐以散卒三千

散則非梟勇

禽夫差於干遂

見秦策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

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

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

蓋以青帕首項紀註士卒皂巾

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大事記

荀卿所謂魏之武卒也

奮擊二十萬

正義云

供養難役

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

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

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

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

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

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薄弱也

綿瓜瓞傳蔓蔓蔓元作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

不可柰何正曰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

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

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

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

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

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蔓蔓蔓延也若蔓則無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秦傳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魏惠後十三年謂曰秦故謂

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謂

以此韓氏亡史厭韓氏之亡謂趙獻與厭俱在楚

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

楚音魏走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儀

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謂曰大事記魏惠王後十

以公孫衍代相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

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

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

焉請以事以為衍功有功魏乃任之
委行
魏南陽公孫衍

則秦魏之交可廢矣魏任衍則如此則魏必圖

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

首以為功果相魏衍傳有
公孫衍間之也衍傳稱衍

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報

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諒其嗣君久之始去魏相

秦爾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王之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

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此齊宣因喪

按史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

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衍而

疑於齊秦也齊遂伐趙趙魏鄰也伐取乘丘屬

山在兗州正義云乘丘故城北收侵地虛頓丘危謂穀虛

今相州所理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楚破南陽

東北括地志二城時屬魏餘見秦策楚破南陽

九夷疑當為九嶷許鄆言之故也大事記李

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鄆郢

九夷即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

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內沛豫州郟內言

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內沛入其地內言

非豫州地名必許鄆陵危王之所獲得者新觀也屬魏

備曰正義引括地志觀津在冀州棗陽一云武邑

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今詳名新觀者恐以此大

事記主屬清河又云魏惠王三年齊伐魏取觀津

無王四十二年魏併敗趙魏取觀津所屬不常

而道涂宋衛為制從出又限二國事敗為趙驅

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事成事成功縣宋衛楚與

代趙亡將及魏故奔走援之

之地受地必由二
國縣言輕重繫之
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

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猶勸也韓時飢因勸之

魏恐韓王宣惠也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

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

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

南陽內修武此河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

且以遇卜王兩君相遇則講信修王不遇秦韓之

卜也決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魏王遂尚

遇秦信韓尚言欲廣魏救趙廣猶心廣體胖云樂

齊魏昔懼而今心廣又豈能止尺元作尺

未詳楚人遽於革下地缺革豈隔邪遽傳遽楚以

有缺誤革疑華本革下遽未詳恐伐齊之事遂敗循曰楚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

街之

之左華

未詳

補曰

楚

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

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

以

補曰如下宜有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

反言報之

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

軫自是如楚

未知即以此時如楚否策云儀善於魏王王甚愛

之當是惠王時事補曰軫之吞秦王曰子胥忠其

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

張儀欲窮陳軫

時在

今也因張儀謂其善事楚為求壤地乃以為資而

反楚則前日所云一時口給禦人耳豈其情哉

肯悟

補曰

字誤姚

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

公翁同項羽

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湛謂其

紀註謂父

項羽

謀之深

彊出秦

強自秦出在楚韓策鄭強曰應為智

言能止其父曰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楚必

離之故而魏欲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

多公之車

王楚懷也郢中公至宋道稱疾而母

行使人謂齊王

後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襄王二

年因請成于秦為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曰魏之

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棘無

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猶惠子謂王

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

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為
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群臣之智術也

亡得矣也

正曰

姚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

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

塞也

不

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事不明而欲

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

正曰此策言小事人可

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聲必非皆知其可

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居半也彼劫王

以必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魏合於秦

韓亦當是

張衍子

子

正曰

姚云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

雍沮

魏謂

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

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

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

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憫曰王亦聞張儀

之約秦主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

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

勝新魏字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

欲復攻秦攻齊楚曰言魏割地合於秦齊楚復

此策亦當在惠王時其弊不足以應秦二國嘗戰今必此儀

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

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

曰善乃遂解攻於魏齊策秦惠王死儀乞之

王云云其言頗與雍沮類

哀王

襄王于元年慎觀王三年癸卯 **曰**哀王

補 首有缺文

張儀

補 謂齊王

曰王不如資

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

齊使相之因以齊

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

齊據公於魏

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

是公無

患

此士計非先逐張儀不能得衍合魏非合魏不能發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

名朋也元在韓策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從舊策有魏因相犀首之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

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

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

飲食而無事

衍無事必

無事必來

因下文衍犀

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

天下之事於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錯

錯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

魏王曰憾臣與燕趙故矣言與數令人召臣也

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夕旬

五之期期以五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

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行所

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

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

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

魏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

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

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

因犀首魏稱主納故諸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

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從與衍皆為魏約耳而

肯從者欲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不

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

下之事復相魏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

彭謂軫之所立唯此有七國田需陳軫過犀首

而不見宜若有憾焉而必見之又教之以收天下

重之任皆所以傾儀而已鮑氏於軫深所歸重此章

知其失不可擒則曰不然醇乎醇矣鮑因軫答秦

王之禁之對而亟加矜獎曲為之說故愚亦屢擿

其微非好為攻發也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聞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

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

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

度其至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補以百金稠

見之曰問居諫反投問隙也以請先見齊王乃

得見因以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

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以與之談是王

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

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元作不相木字報

次當作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相

乃得相而儀相魏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

相之初衍得相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曰大事

託書魏惠王後十二年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
秦以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
不然儀慙無以婦報留魏四歲而惠
王卒後魏襄王二年始去魏復相秦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

一本此下有曰字和成固有秦重和孫本無和字

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衍已悟秦故西曰此策惠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儒從需不善

季子誅爲衍謂梁主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

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

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

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處謂此用賢而使不肖

其人也魏將則恐在襄王時此策差作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閱王

事在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二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其聞衍之說猶能

以用兵難之既而誅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蓋狙於戰聞之習墮衍計中以成其

欺以敗和好快讐秦之欲皆盼之為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張丑說楚之辭知盼為鄰國所畏百

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於勇而短於謀者也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

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

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

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

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

困也二士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構難而兵

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

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

補二字 補曰

姚田盼

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

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

一作臣 一本標君 又作之

王又聽之是臣終

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

之股掌之臣也

猶服

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

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

內謂親之

一本標云 有外之字 稱群臣則術與焉 下之人與內之群臣皆不以為然也

今吾為子

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

與

猶入子之事者吾為子

殺之亡之胡如何胡猶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

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田文

犀首約結人嬰召其子而相之也下章與此同事

宜在襄王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身相韓衍

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稽二人則衍仍留魏蘇

矣○一本此下別為一章姚本註云曾題劉連蘇

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

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

也衍陰晉人時屬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王曰

不如其為韓也衍而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

右言助之力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

且王無所聞之矣不聞所以救之彼王之國

時尚右說見趙策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

中道猶中立也言

不能兩全二國

雖滲

言浸微浸弱如漏器然

樂而從之可也

言如漏器尚足樂雖從二子可

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

滲樂未詳

王不如舍需於側

舍需猶

猶

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

需非二人

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

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

於魏王厝需於側

厝措

以稽之臣以為身利

身王

而國便於事

劉去

一本而便於事又姚註云

王曰

善果厝需於側

謂哀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亡

是也惜其不旋踵需不入行

事蘇代入之矣待

行如是可也始聽犀首而欲外

田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之不知用

舍之不能焚惑於

游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辱

矣昏甚

史舉

即甘茂所事

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

令王讓先生以國

行以此說儀使之爲已解舉故舉後見之

王爲堯舜

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

先生

弗受邑

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

而弗任也

在猶信也舉既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

史舉不辭而去

補

據此讓國之說不特鹿毛壽之愚燕魯也此恐惠王時事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

黃

元作蕃下同

蕃

補

未詳成

恢魏爲犀首謂韓王襄曰疾攻**黃**蕃楚師必進矣

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

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

又况存**黃**蕃乎若戰勝兵罷敝

罷音疲

大王之攻**黃**

蓄易矣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

如木枝分布而四方

湊之如

輻於轂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

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

鄭所至皆平地

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

卒戍四方

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

守亭障者參列

十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為之

關

粟糧漕庾

水漕

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

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

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

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

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

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

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

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

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補曰史作陽晉正義云陽晉故城在

曹州乘氏縣西北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比魏不比則

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補曰一本復有從道絕三字史同則大王之國

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

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

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

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

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

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

輕走易北不敢堅戰補曰魏史作悉魏之兵南面而伐

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適猶內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

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備大而寡

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

而取補曰姚本作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

莫不日夜搯腕搯把腕手也瞋目瞋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

傳索隱云齒相摩切奮怒意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

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

衆口鑠金

鑠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毀銷骨一句

奄書積毀銷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

釁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

效河外儀傳在諸國之先彪謂魏邈秦而無阻固

一搗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魏其過故使魏而繹

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為以

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誅我也且我事秦安得

高枕而無憂哉如是展轉計之則備之辭屈矣魏

不搖諸侯將又曰彼魏四達之國又邇於秦彼猶

聖約不動我何懼乎秦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

不知出此也爾史張儀留魏四歲而襄王卒實

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於是儀

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魏觀津秦

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

云云王乃倍從納而因儀請成于秦事在襄王二

年

使犀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觀王三年蘇
秦約六國伐秦再申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
而走次年齊敗魏趙觀津則齊敗約矣既而韓與
魏趙伐秦而敗張儀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
兵敗從散而說之得其隙矣魏不聽也魏非
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於秦之強而患
於與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肯秦合從其情可見
矣惜其自同連雞中兄弟爭射之料而相與以趨
於亡從之不可合事也不可以其勢則然矣鮑之
責魏殆未深究夫事情也音厄毒愚也書
容抽江丑用陔音厄毒愚也書
降四反義並同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

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皆魏人時作呼姚註劉作

于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

為將內之於齊言縱楚使深而擊其後今殺董慶

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音厄毒愚也書

姚註一作舍

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

傳言秦武元年群臣惡之乞之梁此九年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

之此云不內

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

於王

王不聽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妻事其

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

重猶

今臣之事王

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彪謂丑之自比

若此豈可望於士君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亦是亦魏媼之羗者耳

衍魏

魏文子

田文曰

田需周霄

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

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

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

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聞

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

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二人雖善文今術薦文文必善術善術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

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

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

言思禮

乘數鈞

車乘

將測交也

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吾使因知其厚我下術楚王聞之四字

楚王聞

之

四字恐

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

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

施欲楚之厚已楚

楚

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

側愚謂倒字勝

折而樹之又

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

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
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
則子必危矣

補曰

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

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

嬰

索隱以爲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犀首之有

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

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比見梁王

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若其爲梁王

若汝也

本君其爲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

考下文是

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

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

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

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

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

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八字

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請昭魚為王而設為說王之辭無此句可也代曰莫如

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

目不以一本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

印也補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樛里子甘茂以魏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

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

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

相魏記九年有補曰大事記報王八年書秦遂公孫衍請衍既去秦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與

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殺張壽
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然則衍去秦後終為魏
所殺也愚按陳需即策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
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又報王二十二年伊
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和秦大事記循著其名
豈別一人耶李父約五同攻秦時亦有公孫衍去
此又九年上距犀首為秦大良造時
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遠說見趙策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儀之為見者畜夫也見者畜與強見王

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畜夫
以問伺之補曰畜夫書註主幣之官秦制鄉有畜
夫職獄訟收賦稅漢有虎園間見者伺之以候因無
畜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

敢傷張子此九年儀再相
正曰無考

周最入齊魏不善之
正曰周策為最謂魏王曰王不

齊而公修虛信云云不如謂王曰請入齊此語在
田文相魏昭王時是最先見逐於齊今復自魏入

齊詳周策所載必最後欲之秦王武昭怒令姚賈

讓魏王下文為王通天下相魏者語生說無據魏王為

之為最蓋秦亦怒最之去魏正曰是時齊秦交惡

今復之齊必復為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牽

於收齊之說其入齊蓋魏聽之故為之言於秦其

婉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

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齊秦為敵

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取入秦天下不知以謂

魏使之齊敗齊事因不通齊矣正曰齊秦為敵齊

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曰為王通

何以通於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

之不曰最遁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大國欲急
之絕明矣秦可以不疑魏之與齊也
兵齊則趣趙而已最所以自為也按此姚賈與始

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君
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
魏哀時猶相及獨以最韓非相毀之人為此則
年時相絕太遠矣可乎哉
姚賈說
見秦策

秦召魏相信安居

史不

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

王

武或昭

曰臣聞之忠不必黨

為信安說黨不

必忠今臣願為

捕謂曰願

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

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

要領斬刑也

願大王察

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

謂別置相

以完其交臣

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

信安必右趙者秦

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

交魏夫魏王之愛習魏信

也甚矣

魏信即信

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

惡嚴尊秦也明矣

惡猶悍

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

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所用秦魏必舍所愛習

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

而退謂去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

不安今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

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則魏趙元作

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棄其愛秦必令

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也秦本

然此魏自疑之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

將與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魏不能

秦戰必結趙臣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

得易置趙之臣令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

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大王欲完魏

補謂曰姚本有魏字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

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之不事國危而權

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

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

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

魏信以衍韓韓疑曰魏事秦秦其善之國得安焉

身得尊焉今我講講曰宜難於秦兵爲招

質言於用兵爲招爲質招言召兵質國處削危之

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

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異其利必

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

為利重得地則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

王察之堯謂堯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此特辨士

此類註不必辨

樓梧魏人後又作梧
字謂偶今也愚按玉篇無許字有梧字五故反觸

也逆也策後作梧韻書梧忤梧午荀子午具軍蓋

梧枝梧凡十一字典籍往通借上去聲約秦魏

魏太子為質此十一年朝秦
而解此策云太子為質既而留於

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與還猶反也兩國相

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言魏得利

高註還

秦所謂還反負秦之曰太子爲糞矣即所謂糞之也太后

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王因疑於太子遣不決令之留

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

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

我約矣言期以太子結約而不遣爲此故伐曰秦

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

無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

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興與

魏臣恐其害於東周不微正言魏受伐魏與周却

日交載秦魏事從舊可周則魏可知兄在秦策

秦楚攻圍皮氏亦十三年補日一本爲魏謂楚王懷

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殆也

而曰下章見亡也

有此句法

元作矣

矣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

必內太子

豈秦掃太子

而說見前

鞏秦恐失楚必効城地

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

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

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

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

王昭欲効城地

前許之未入也

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

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

以疾攻魏

此疾速也

非名

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

秦因合魏以攻楚

樗里疾伐魏

託報王九年秦甘茂

魏皮氏未拔甘茂棄

軍奔齊博里表與魏和罷兵按茂傳茂言秦昭王以武遂歸韓向壽公孫衍怨讒茂茂輟伐魏云

魏太子在楚

為謂

謂樓子

質而楚任之

於鄢陵

楚用事者所封

鄢陵之地

鄢陵者魏地也樓子合楚之謀非從太子而楚任之也

鄢陵者魏地也樓子合楚之謀非從太子而楚任之也

曰公必且待齊楚之

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也

魏人仕齊

魏相翟強死

其所惡於國者無公矣

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

之

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

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

言魏襄為齊丞儀

與之逐張儀於魏者謀如此耳魏襄之時不聞逐儀也且此語本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惡之魏王不敢據之以為安

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

二國之於儀猶如此也

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

鈞言齊與楚

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

楚還兵者復兵與秦合攻魏也故魏王懼

公因割

元作寄字有訛

汾北以予秦而為和使割予秦此所謂由楚合親以

孤齊秦楚魏合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昭與

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

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出兵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

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對曰

臣願以鄙心意公意猶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

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

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於守為何故而弗有也

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

樓羸翟強也樓羸即管鼻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

云與此事合疑樓羸即管鼻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

講秦攻秦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而已而齊兼言

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懷怒於魏之不用樓

子而使翟強為和也和齊怨顏已絕之矣怨魏欲

於顏魏王之懼也見亡以有亡翟強欲合齊秦外

楚以輕樓廩

此強之和

樓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

補曰此二語

當時事情也

公不如按魏之和

按謂主之

使人

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

重公也此吾事也

疾言此事樓子與楚王必疾矣

言應之速

又謂程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

強人必為合

於齊外

衍於

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

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廩程強以為佐

言之故

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言且得皮氏按

言內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故此士說之又

說樽里凡其諱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

獻書秦王

昭無考

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

謂

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

者山東之要也腰人身之中有地於此兵法所謂率然

及李靖問答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

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補曰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

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欲

同上義山東脊天下要與上互言之示者顯取之之意是山東首尾皆救中

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

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

南出事於南方楚謂其兵弱天下補補曰作必不

恐當作不必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國可富兵可強主可

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

必克也周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曰密姑姓國在今寧州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為湯又云試之於弱戰國以為武教游士言聖賢事多妄謬此尤顯然者也

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

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

田鄢郢

藍田秦地疑衍文彪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為秦議以伐蜀為先而我善祖

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

近攻之策蠶食諸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

飾為之辭而飽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夫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欲平太原亦先

平蜀為試於弱之徵謬矣

魏秦伐楚

秦昭六年與韓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其攻楚此十八年

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知今秦楚

戰王交制之

緩時為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

惠王子

二十二年丙寅

世本名遼元年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

此三年

魏令公孫衍

乘勝而留於境

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已

公孫衍說見

前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實屢魏謂魏王曰臣

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

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柰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屢

關內侯

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為爵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

而令之趙王

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實屢已割

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

因地講秦

夫周君實屢奉陽君

之與穰侯質首之仇也

趙策此言與穰侯質首之

仇則二人欲陰取以定封之事也

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

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

后穰侯之姊而欲欺之必

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

芗卯曰
淮南子孟卯註齊人引策芗卯

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使謂趙王文惠曰夫鄴寡

人固刑

元作刑

刑

補曰此書刑字通

弗有也

形猶勢也高註為刑法雖通而

此書多作形

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

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

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

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

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

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

爲完鄴也今**劾** 作郊 姚註云效一作効 業者使者之

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

合於魏而支秦 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彪謂

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 中謂用

因之中猶 臣聞明王不省 元作旨 旨 俱未詳骨說見

趙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 元作羊 羊 同蜀汝南

地未詳 王屋 在河東垣 洛林 即蘇代所謂林中

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 謂周官此所謂 則臣能

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

曰王所患者上地也

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

魏者長平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

無憂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不遠矣魏王

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

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

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王無以責

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

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

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

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

王懼懼然曰國有事未懼元作澹澹前漢志澹

用下兵也也贈給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

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

元作秦下同

秦

蘇代及史作代

拘於魏欲走而之

齊

元作韓

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

請以宋地

時未舉宋此侵伐所得耳曰正義云

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伐

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

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

王問

與蘇代

秦

蘇代及史作子下同

也善魏今秦見齊魏

之不合

行也

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

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使得齎秦必疑齊而不聽也

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

一本作齊伐齊成則地廣

矣

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傳有在齊伐宋

魏王曰云云於是出蘇代代之宋

五國伐秦

成臯之役此十年

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

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

昭許之

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

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

而與王爭得者

王齊

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

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

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

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

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元作悲秦必且

用此於王矣用楚又必且劫曰王必求地既已

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衍曰曰使王輕齊齊

魏之交已醜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本更索秦嘗

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

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信故爲王說太上伐秦其次實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詳伴通史

願於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媾則秦齊合國

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秦權重魏

魏舟明元作孰孰補曰是言慮此故補曰又爲

有通又足下或人謂魏傷秦者傷不敢顯也恐秦天

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

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天下可令賓秦之非我也

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國也皆諸

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

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

上補曰三節即上文太上其次之說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

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伐之不已

不能伐不能攬文不能構必為秦所伐則誓鬪而使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姚本註云而一作兩

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已止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利害唯務

止魏之殘補元作今天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所謂

以秦為上交者補曰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令字上恐有缺誤

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

兩國自宣閔易昭再世相讐

秦兄弟之交也

燕齊與秦

合讎國以伐

之

婚姻魏合燕齊以伐秦

臣爲之苦矣

言伐秦之難而已爲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

苗而東夷之民不

起元作起

言帝王用兵猶有以不從者不經見

燕

補

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

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

元從

周竄周韓餘爲徒

與焉徒友從而下之餘疑即韓

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爲徒從而下之句謂徒黨合從也又恐從徒字訛衍

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

與秦

扮之也

也言合諸國扮撫物反

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

符之約者臣也

傳之

次

元作

欲使五國約閉秦關

者臣也

不通秦

符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皆與此合秦奉

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

此皆三晉

皆陰在

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

秦之約

天下共講

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

揚之

而以齊爲上交詐兵

請伐魏

兵齊

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

脩在邯鄲齊之西

臣非不知秦

勸

勸

有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蘇謂此非

也故史言代復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

不可則行其中下爲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甯走

求成之不給安能廣之諸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

聽其堅約之說哉蓋代之計專以伐之爲上而游

諱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此也

伐秦章蘇代說奉陽君云云中有與此章出入者

知此必代之筭也三策並陳上則伐之中則

葉陽君

趙人

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瘠

漳朝邯鄲抱葛

元作

薛

趙世家作薛者

陰

一本作薛亦非

成以爲趙養邑

供養之邑

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

其子

元作

問

趙策作

陽姑

元作

衣

趙策

字

作乎

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封李兌子則

葉陽君兌之封乎

葉即奉之說李兌也

趙策見

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此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

無趙

攻魏者亡趙之始

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

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

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

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

衍齊字

齊

秦

王昭見

下賢而有聲者相之

并猶兼聲威聲相助也言趙強矣兼得秦助

今日

今日莫

強於趙而兼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言趙強兼齊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所以為秦

腹心之疾也如此乃協此士引喻明切謂春秋罪虞亦不悖秦使趙攻魏之事無見或因其言而止

與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疾魏者趙之號

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

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

本傳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此十一

年正月

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柰何孟嘗

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

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媵曰

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
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
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
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
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魏在趙西今
趙不救魏魏歛盟於秦歛之是趙與強秦爲界也
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
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
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
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
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何田文曰夫行數千

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
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
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
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
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不暇已奪矣游觀而
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
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
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
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
易矣餉戰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
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

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

昭

大恐割地請講

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彪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

通而不偏其說無也直而不倨與夫盟口虛喝者

昭王二十年詳見周策此事實昭王十三年秦紀秦

穰侯攻大梁

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乘

鄆北元作北鄆

其北北下正曰北鄆乃楚之宜城即郟也史魏州

又策作入北地亦字訛

魏王且從

從順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

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

括地志去故剛城在充

州襄丘縣界愚謂剛博當即

以廣陶得許鄆陵以

廣陶

有攻魏字缺

秦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

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陵必議

議其不當得議則

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補曰

魏昭王十三年秦

之役安釐王二年秦魏冉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

圍大梁魏割温以和二役皆冉相時而敗芒卯則

冉將以伐此策當在其時大事記載須賈說穰侯

云云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前功必棄矣

下註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為此年事矣然

秦攻取剛壽在秦昭三十六七年後此數年而策

已云得剛壽而不可曉也當考其地不知何時

見趙策○許駟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為周人非也蓋至是三

我之貴已矣十二年而當魏昭元年則其初年猶

與魏襄相及正孟子時也趙岐以為周人何以知

其非也但戰國人姓名多偶同者難於秦則嘗仕

而即為魏人謬矣又披薛策白珪史白珪傳首云

秦新序孟嘗君問白珪地亦此時史白珪觀時變後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珪樂觀時變後

復引圭之言曰吾治生產如孫吳用兵商鞅行法

則其人執後首句特與李克對論非言其世也

以二十取一新語孟子正欲以其貨殖之術施之國

家者也又新序記白珪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

珪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

珪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

珪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

珪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則文侯時又一自珪歟或因史所書而訛舛歟

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

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我貴於秦王宜為秦王今珪說之豈非珪使魏

魏來不能禁人議此有臣字於君也秦策段產語

策本在韓鮑以史註新城君為半戎故曲為之說未如即是此人否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註在京縣魏王發兵救

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接秦梁

魏地云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

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

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

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

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

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昭

不可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與正是

參行也以諸國參考而行言參彼已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

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

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下有目也一本此以王之不必

也猶言不可測也方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伐一不

諸國知免不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

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精猶以為秦之求

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齊元作齊疑字

誤或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

有缺文

獨從

荆楚濟齊

一本荆齊是

天下爭敵於秦

則弱矣

言諸國合而競

秦王乃止

虎謂隣國有兵

昭王言是也秦伐韓而魏救之挑秦之禍昭忌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闕也

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鄰有闕被髮變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

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

宣太后

秦王

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

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

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

怒遂絕趙

媯本長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云云與此交有誤當云收秦太后

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

為魏謂楚王

慎襄曰無考

曰索攻魏於秦

楚以攻魏秦必

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
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秦天下不欲遂伐齊與
魏便地言以所得齊地與魏易兩便也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
矣

管鼻之魏人字亦語助管鼻恐即樓鼻說見前謂鼻之名謬下兩之令翟強與

秦事鼻之不欲故謂魏王曰鼻之鼻之與強猶晉

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

人惡其緩而急之今自鼻之入秦之傳舍止息傳

舍不足侍衛之盛以舍之舍不能容強之入無蘇於秦

者言秦輕之無與為樵蘇者強王貴臣也而

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已厚可以不與秦事秦

乃可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
合秦楚外齊強為之秦入鼻強不合而謂鼻令強與
秦事者鼻容強為也此當在襄王時強此士蓋為
強言以激魏王者也

成陽君

秦昭十

七年

入朝

者不疑

欲以韓魏

聽秦魏王弗

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

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

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

徐猶求質於秦質事

留之驗乃可入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行敢

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

昭王子元

年乙酉

秦紀作華陽註亭名

秦敗魏於華

華山在弘農華陰

紀作華陽註亭名

在密縣事在此二年

曰華陰之華去

陽史無音走芒郊而圍大梁須賈

魏人為魏謂穰侯

人

為魏謂穰侯

安釐王

昭王子元

年乙酉

秦紀作華陽註亭名

在密縣事在此二年

曰華陰之華去

陽史無音走芒郊而圍大梁須賈

魏人為魏謂穰侯

人

秦敗魏於華

華山在弘農華陰

紀作華陽註亭名

在密縣事在此二年

曰華陰之華去

陽史無音走芒郊而圍大梁須賈

魏人為魏謂穰侯

人

為魏謂穰侯

陽史無音走芒郊而圍大梁須賈

魏人為魏謂穰侯

人

為魏謂穰侯

人

為魏謂穰侯

人

為魏謂穰侯

人

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

趙戰乎三梁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周

目索隱云云梁即陳留浚儀大梁為三皆魏也

南梁又說見齊策十萬之軍拔邯鄲攻趙虜莊

賈**目**魏惠王十八年拔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趙邯鄲二十年歸趙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在宣王二十九年燕不

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

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代

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此臣魏大燕趙可法而宋

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

晉國戰勝羣子地缺**目**皋上刀反羣羊益反又

史畢作暴下同徐廣云暴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

焉也大事記作暴吏未詳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

焉也

焉也

焉也

焉也

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

北非郡 **阻** 史記作宅策字訛下同正義引竹書

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滎陽縣

西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

今王循楚趙而講 循猶順也以下文考之秦時蓋

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為秦

思之也 **四** 情即拘 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

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

字也巳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

質 亦事驗也 **四** 索隱云 不然必欺 索隱云

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
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畢子而
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

補曰漢史天

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

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

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

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

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補曰一本三十萬

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

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陰必亡

陰穰侯別邑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

少割收也願補曰史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

於大梁也未以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

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

先已講也

而與秦未至

必爭事秦從是以散

從橫而

君後擇焉

擇其所與於

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

何必以兵哉

先割取時

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

又為陰啓

言得亡國以拓

陰之封地

兩機盡

兩謂得縣啓

故宋衛効

魏自比小國也

尤憚

元作憚

尤秦兵

出地而小

已合

魏合

而君制之

補曰史云

兩道幾盡故不衛必効

單父秦兵可全云云

按此

文明順姚註亦宜引從之正義云故宋及單父是

陶南道魏安邑及絳是陶北道索隱云穰侯封陶

魏効絳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通陶開河西河

東之兩道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何求而不得

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孰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

善乃罷梁圍

魏也過深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為

天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危
之有且其為魏之過深也適足以疑秦豈沮於是
哉梁園之解將別有故非賈力也正三大事記畧
載此章及穰侯攻大梁章謂同一術愚謂魏利於
少割穰侯喜得此地而罷兵亦無不可大事記周
赧王四十年秦昭三十二魏安釐二韓釐二十一
趙惠文二十四年秦以魏舟為相國伐韓暴鷲救
魏魏舟破之斬首四萬走開封魏割八縣以和
魏舟復伐魏走芒卯入比宅逐圍大梁魏割温以
和四十一一年魏肯秦與齊從親秦魏舟伐魏後四
城斬首四萬傷救韓敗魏將芒卯華陽斬首十三萬
起客卿胡傷救韓敗魏將芒卯華陽斬首十三萬
取卷蔡陽長社又敗趙將賈偃沉其卒二萬於河
取觀津魏予秦南陽以和以其地為南陽郡遷免
臣居之○通鑑綱目書畧同不著暴鷲芒卯等及
以地為南陽郡一節補曰按史魏安釐王二年三
年四年連歲魏舟將兵來伐二年之戰韓暴鷲救
魏敗走年表秦紀魏世家魏舟傳皆云兵至大梁
次年之戰不地最後華陽之戰趙魏伐韓秦救韓
畧趙魏走芒卯但史所載有差互紀以擊芒卯華
陽傳以走暴鷲孟為次年事華陽之戰或云得三
晉將或云攻趙韓魏八縣三縣之殊十萬十五萬

之州故太事記參定書之今考此策須賈之辭謂
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而兵復出此大事記所
以書此役繼於走暴禽之後但策首書秦敗魏於
華恐於華二字因下章誤衍也○又按秦紀昭王
三十四年書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
遷居之三年書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
南陽後書以其地為南陽郡遷免臣居之脩武其一
為是年事按南陽凡二其一河南之脩武其一鄧
州之堵陽免臣者以罪免遷守新邊秦不信敵國
之民故徙其國人使錯居之前此二十七年攻楚
赦罪人遷之南陽大事記必謂前已脩楚故今以
新得之南陽而不知紀書乃謂秦與魏韓上庸地
為一郡於南陽上庸漢中今房州竹山縣則正
鄧之南陽也次年乃書置南陽郡秦南陽郡即鄧
而脩武更置河內郡不聞兩南陽也昭王四十四
年秦白起攻韓取南陽總大行道使秦已置郡不
應復云爾大事記亦書之矣此條蓋因魏入南陽
以和偶與下文南陽免臣相次而致誤爾因上論
大事記文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
本訴作

下同 宋人有李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李
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
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
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
於學者於其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
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也作手 願子之且
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
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
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縮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殲
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
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

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項楚王入秦囊王以三乘先之先楚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應侯者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

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

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

為計且安死乎問何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

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緩其

入欲與之議 國無考樓 臣今從支期曰王

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

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王令

見而 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

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 長

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

願王無憂處謂周訴之愛王也甚忠其論王也甚切賢智人也 釐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

豈賢於詐哉蓋期之所效者事而詐之所論者理庸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論也微二臣者釐其

為楚懷與魏之為去聲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並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

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

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計不反也而王不知

也且夫欲壘者得秦封受其壘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

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元作受壘夫欲壘者

制地而欲地者制壘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

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

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

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

草也草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猶上用善

勝矣謂曰正義云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梟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梟餘行也欲食則

食欲握則握也握不食也便則行行不便則止今君劫

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草何用智之不若梟也

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記四年有謂曰史安

子請于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通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盖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睢元作且且謂曰新

作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

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且

見秦王

昭

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

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睢且對曰大王

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

矣

不堪其事

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

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

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

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

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

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

去魏氏復全唐睢且之說也

記十年有

虞卿謂趙王媵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

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

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

魏相

一作座史與此一本今王能以

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

從事可移於趙

趙主從也

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

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

本周卿此時主徒隸者耳

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

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

衍字

痤

衍字

薄故也

細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

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

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

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

便

元作

使

一本

無史同

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

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

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衍望望補曰姚云劉也嘗

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

是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

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倍趙

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

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史作無忌補曰史魏王以秦救

無忌謂魏王曰云云大事記據之以其辭云秦太

后母也以憂死故附載於宣太后之薨之後在報
王五十年按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
即無忌字號也

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

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

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

此十年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

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讎

之敵國也標曰一本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

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

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

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標曰大事記云韓世家

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愚按是時

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

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

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蓋嘗喪地於韓今欲取之而

今負強秦之禍也史負強秦之說據此則負

以爲喻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

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史義長並作更字就易

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之上黨而攻強趙史作絕上黨正義云韓上

也則是復關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於此

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

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

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柔而谷行三十里而攻

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

也阨也說見楚策大事記秦向楚有兩道涉山谷

是西道河外是東道此是採索隱正義之文按二

家本文以涉谷為地名當考正義云從襄斜入

石城山險阨之塞也若道河外皆大梁而右上

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事記引大

正義云從河外出函谷門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

陳州則背大梁也大事記今本作東向鄭州者恐

因上文說○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上蔡縣在豫

州北郟陵故城在豫州郟城縣東並在陳州西從

沐州南行向陳州之西知則上蔡召陵故曰秦必

在南面向東皆身之右定無左字也故曰秦必
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趙韓魏之東
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
丘之城堉津地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
危矣武陵縣西故懷城括地志云懷州獲嘉縣東

北有茅亭即蘇念生邑積茅○邢丘見秦策○史

城塹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之

字即安訛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正義云在鄭州

原武縣東南境津索隱云在河北塹九毀反正義

引社預以爲汲鄆城南延津愚按安釐王十二年秦

拔我廩立或作邢丘鄭丘餘無見蓋地皆懷界也

反又見下劉辰翁以爲共汲河北者謬秦有鄭地得

垣雍秦紀註河內卷有垣雍城西曰正義引括云

決榮澤南補曰史書註在穀倉東而水大梁大梁必

亡矣補曰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

滅魏果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魏之陵

不補曰欲攻韓者與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言聽之久言

群臣異故惡之補曰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言聽之久言

志云安陵在駟陵縣西北順許史作誅正義引括地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蓋安

陵趙襄子所封其後遠別為十國附然而秦之葉庸於魏今魏反令使者惡之於秦

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高陵屬琅邪此二縣安陵

秦久惡安陵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

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注尤非正義云葉陽今許

州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

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大事記葉陽今屬

汝州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

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記註南國江漢

今詳此時屬韓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

南西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大

事記安陵在舞陽韓公云繞舞陽葉襄城其地皆獲界也故曰南國

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魏國豈得安哉

事記註引策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

文當從策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

秦之不受南國非也推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

秦之不受南國非也推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

秦之不受南國非也推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

秦之不受南國非也推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

秦之不受南國非也推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

使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己地而不恤也異曰者他秦乃在河西

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有而蘭史無

以有字屬河山云云河山以蘭元作蘭蘭入之

策文則當有有字按字書蘭蘭則蘭亦通蘭入之

馬同蘭師古云蘭謂遮蘭則蘭亦可通蘭入之蘭

本作蘭亦作蘭於此義不切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橫元作林軍

橫之軍史作林軍林鄉地名見芒卯謂以

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隋毒

都焚都字有垂都亭此引徐廣說被文元無

云文臺在曹州寬句縣索隱云文臺臺名大事記

不取者豈以他策有臺已燔時已奪之云與此類

特廷言之邪林木伐糜鹿盡而國繼以圍元曰大

墮許規反王四十年攘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淇在河

侯圍大梁

與陶接故北至平闕魏記注在東平須昌 范蠡亦云 平陸監即故闕城 北至平監正義云平即兗州

平陸監即故闕城所亡乎秦者山北山吳華之屬

在平陸縣西南山北策無山南字疑缺文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鄆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

華銀綏並河外河內魏地也 魏外謂華州以東至陝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十名都數百 秦乃在河西

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

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圍闌之無周韓以間

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補曰史作由此大異

日者從之不成也元作矣 矣補曰姓云楚魏疑而韓

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 秦撓之以

講以求地 韓知亡猶弗聽補曰史識 投質於趙講

也見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次進以臣

之愚備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

秦欲補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

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

王補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補

魏補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

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

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補大時已補

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補使去音通其道不通他使

史作共竊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云大事記
從之正義云共衛州共城縣甯懷州修武縣解題

云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
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
已哉韓不失上黨則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
三晉之勢猶完也

之賦征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有要也

質共有其賦韓魏共之史足以富國韓必德

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

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已今

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秦輕之也楚趙

街楚楚無大事記從大破衛齊甚畏皆為秦天下

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記有與上二

言秦之情者衆矣無白於此者也補曰大事記云

信陵君之諫世家不載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
韓取故地必以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綜練
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

韓則韓不至失用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爲
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矯殺晉卻流秦於外六
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
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
可量也。此章大事記據史文具載又策文易
史之難通者註釋甚詳而於信陵君故國前弱至
太史公謂說者皆以魏不用信陵君之佐冒益爭
于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何術之國弱至
劉知幾譏其舍人事而言天大事記之言始爲遷
發也愚謂戰國四公子並稱持以好士之言始爲
亂人其事惡矣趙勝不能用趙奢廉頗而割地以
召田單受馮亭之嫁禍幾至亡國田文怒小丈夫
之譏而戒一縣不忍呂禮之嫉害而爲宗國召矣
尚矣足言若其合從難秦歎既敗而勝僅合楚趙
之交以佐魏救獨孟嘗信陵兩戰敗秦文臨函谷
無攻以求禁東國而名義索然信陵存趙却秦義
烈甚高河外之戰威震天下且退讓不伐聞過能
悔其才與智皆非餘子比也。因大事記稱惜之言
轉附

秦趙構難而戰長平之役此十七年秦謂魏王
著之

曰不如收

元作齊

齊

齊上有說字

趙而搆之秦

搆者合其戰也收趙而助之趙必與秦合戰

王不搆趙趙不以毀搆矣

毀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以毀折之兵獨與秦合戰而搆之秦趙必復闞闞

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

荆

欲意或

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

荆齊在魏東不樂屬秦而欲魏為之長

待之也

待魏之東荆齊

之長也待之待其事也欲王者此士願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姚本長之下無也字

長平之役平都君

田單

說魏王曰王胡不為

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

韓所得魏地

平都君

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

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

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
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
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
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

補曰姚註一作部肅有樓梧約秦魏即此人此時事也

將令秦王

昭曰

遇於境謂魏王曰

或謂非梧

遇而無相

無相

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

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

言處魏王而能使之

從令若秦者

且遇於秦而相秦者

相秦所置是無

齊也

獨言齊者時若

秦必輕王之強矣

無齊

助有齊者

齊事者

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

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補曰此時必魏合於齊將令之令平聲

十補八年

此八年春申未到追稱之詳

謂魏王曰昔曹恃齊

今

定

而輕晉齊伐釐莒

釐莒疑扶風蔡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

此不相涉

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釐字即萊左傳公會鄭伯於邾杜註釐城劉向引來牟作釐牟古字

通而晉人亡曹

史曹伯陽十五年晉宋滅之哀

公八年即僖二十八年晉侯

伐曹分曹備田事凡

繒恃齊而輕越

繒禹後屬東

言亡非必國滅也

齊和子亂

太公田和

越人亡繒

哀六年莒人滅鄆與此異繒曰左氏莒

在

魯侍之而慢莒

鄭恃魏以輕韓

魏補曰此伐榆

此或訛為齊

關九域圖在平州界

王曰大事記安王三年楚歸

義云南大梁西

鄭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

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

唐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衰處原

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

他謂周君曰

云云畧同

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襄王十八年秦韓魏齊共敗楚將唐昧事大事記謂史稱趙

與燕齊滅中山齊非中山與此五國所以亡者皆

有

元作其

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

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

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

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

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

補曰

一本畜作穡此書多作穡

或化於利

化穡

比於患

比猶

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

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

質

元作質

誅秦而久不可知後猶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

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是即猶而以一人之心爲

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

坐而聳亡乎聳胥同待也且割而從天下乎王

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

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向王曰強

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

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

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此恐與信陵
所諫同一事

客謂司馬食其

魏人音異其並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慕其名

也曰慮父以天下為可一者慮也孰是不知天下

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

指合從之人茲公未詳史夏使嬰食茲氏注

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

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

也不實為期言期於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

賣於秦謂陰倍從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

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資謂從食其所而以資子之讎也

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於

秦拔寧邑此二十一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魏魏王

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元從

講下同謂構魏衍魏魏補目舟曰王無聽無聽魏

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構夫亡寧者宜

割二寧以求構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邯鄲趙都凡攻趙皆言

五十八年解邯鄲圍時事且秦紀書拔寧新中次

年解王五十九年年表韓魏楚救越新中而秦兵

罷不聞卒拔也是歲解王入秦而此云過二周攻

王是二周無恙時也決為在前無疑寧新中非寧

邑詳見吳慶吳人恐魏王之構構元從才構於秦

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

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為親王不近秦秦之所

去去猶遠王非親秦皆曰王弱也無秦王不

去乃秦之所欲攻去者皆曰王弱也之助王不

弱二周

言實不弱視二周猶強也

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

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李梁

魏人非在子所稱曰

聞之中

道而反衣焦不申

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不申耳頭塵不

去

皆以欲見之速故不暇

焦卷

往見王曰今

者臣來見人於大行

道也

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

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

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

用所資也臣

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

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

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

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

疑即霄

田曰

孟子註魏人若

非安釐之世矣謂宮他曰子爲肖

謂齊王

王庭

田曰

無

曰肖願爲外臣今齊咨我於

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

肖魏臣而假重於外

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也

所不重爲無肖是

無魏重者而害有魏重也

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

以此

說齊

王齊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

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因齊之資以得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

孝自郊

迎唐

元作

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

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

吾憎人也不可得知也能人不知人之有德於我也

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物有不可

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忘之也語尤簡潔今君

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

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

君曰無忌謹受教虎謂唐唯此十一年求校年已

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歟賢矣

魏攻管而不下魏記註召縮高其子

為管守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為秦信

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

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

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道使人至

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猶重也信陵縮高曰

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

笑也中人其子之人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笑見臣而下是

背王也王魏王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

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

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見下說今吾攻管而

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捍魏社稷必

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本此有

弛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補曰姚安陵之城安

陵君曰吾先君成侯

趙主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而此謂成侯為先君蓋先

時兩屬趙魏故上曰猶魏

受詔襄王

趙襄子謂成侯為先君蓋先

地也手受大府之憲

太府謂魏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兩屬明矣憲法令

也 同曰大府之憲即受

詔於憲之上篇曰子弑父

臣弑君有常刑

補曰即常刑也

有常 不赦國雖大赦降城

亡子

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

不得與焉今縮高謹雖辭

大位

一本無謹字姚本則雖乃謹之訛

以全父子之義而君

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

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

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

元作 為人

臣之義矣

不事二君之義

豈可使吾君有魏患

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

字素

字術

服縞素避舍

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

人也困於思慮

困猶不通

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拜所

也以安陵釋其罪故謝彪謂縮高之義直而善處

死夫以信陵之機而好遂高不死必加兵安陵城

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此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

仁乎曰信陵君賢而服義使其再聞安陵之辭

亦將翻然而悔矣師不以直逞欲殘民決不為也

縮高不忍須臾之死而成其過惜哉曰按上章

無忌書謂王之使者譖安陵於秦而此策云云

未詳管守子守之

守使者

者太使之使皆去聲

魏王與龍陽君

魏之幸臣

曰幸姬也策言美人又

陵君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于武

共船而釣龍

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

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

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

出曰臣為臣

元作王

得魚

以記

之所得

魚也

王

推言

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其喜後得又益

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

得為王拂枕席

人註謂

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

觀貌人此疑所凶字或之

字

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

在庭則人趨走

字

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

在庭則人趨走

避人於途

在途則行者避

避一本作辟宜音開

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

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

褰揭

臣亦猶

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

乎魏王曰誤

以不告為誤

誤猶言

有是心也

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

人者族

死及

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

摯猶進

正曰

摯說文握持也又字同摯實義亦可同

其自業

元作業

纂

元作纂

纂

也

當作繫也

完矣

常覆也言自昆自結於王

正曰

纂

按纂組

纂

類固結

今由千里之外欲進

美人所効者庸必得

我謂欲進之人

正曰

為我

用借言如

我

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

我謂欲進之人

正曰

為我

用借言如

我

謂欲進之人

我

我寵上句言未必得幸此句

言假使得幸未必如我也

而近習之人相與怨

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

術也

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

交董衰季之世遂附之也

術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

將出兵先

其從於王者

兵

械當

從者

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

旄旗之

舟上繫之

以楚攻秦

臣為王之楚王母

本一作

臣

之反而行

即此

曰子為

臣之反而行

兵行

春申君聞之謂使者

說者

曰子為

臣

之反而行

說者

曰子為

臣之反而行

兵行

春申君聞之謂使者

說者

曰子為

臣

之反而行

說者

曰子為

臣之反而行

兵行

春申君聞之謂使者

說者

曰子為

臣

之反而行

說者

曰子為

臣之反而行

兵行

春申君聞之謂使者

說者

曰子為

臣

之反而行

說者

曰子為

臣之反而行

兵行

春申君聞之謂使者

說者

曰子為

臣

之反而行

說者

曰子為

我反無見王矣

必見其巫反不

十日之內數萬之衆

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

莊襄

秦王謂魏王曰

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

詳春申在時魏歲受秦兵惟此三十年無忌率五國攻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在韓策

明證未

魏鞅

魏人為魏說

正曰

一本觀鞅史作觀津人宋英

見楚策。史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考烈王以啓春申君以此益疎

客有云云於是去陳徒壽春

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

之弱也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

先春申用事之人

二十餘

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

郢

元作

澠

即郢

隘

之塞

魏記所謂冥阨註楚險塞或以

詳見楚策註

不使

作便

是

史

不便句絕下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倍音背此昔者

與不可對文所以未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

陵與梧梧屬楚國此時為魏西口莫侯國梧屬彭

鄢梧及制杜註皆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此時

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有缺誤徐廣云陳在許東南蓋此時楚徙都陳也割以

予秦補去百六十里言秦伐楚之臣之所見者

秦楚關之日近也元作也正史作秦楚之日關也

已詳其文當蜀楚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為之謂

安邑補宜有邑字大事記有令曰公孫基為人請御史於

王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今聞王言故立其次

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處置之○大事
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此策云云六
國已遣御史監掌美非獨秦也
魏都安邑在
惠王未徙太梁前昭王十年獻安邑於秦章次不
當在
此

景閔王安釐王子
秦始皇五年已未
名增元年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
或謂魏王曰孔叢曰

子云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知之何吞曰

吾私其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

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棄之不如用之之易

如之何對曰云云下文並同也棄謂戰而喪地用謂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
謂死

死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

過也孔叢子註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
當計其勢如何亦在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

稟之用之得其宜

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

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賔

賔

元作賔

質

子註云景開為太子時嘗質於秦

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

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

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韋秦自四境之內

執法以下之執政至於長轆者長為轆車之人故畢曰畢猶

與嫪氏子

嫪毒秦太后私人

與呂氏平

不韋也此言與嫪氏耳

雖至

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

賂秦以為嫪毒功因毒而割卑體以尊秦以因嫪

毒王以國替嫪毒

毒貴矣今又因之以割是以魏助之也

以嫪毒勝

矣

以不敗為勝

王以國替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

矣

以不敗為勝

王以國替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

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

補曰孔叢子註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

王以此交秦爲天下之上矣

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

言昔之交皆變

丁於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

呂氏而從嫪氏

時二人已惡

天下必舍

元作合

補曰恐舍字訛

大事記作舍

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正曰大事記以此章

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毐長信侯之下謂嫪毐爭

權畧見於此景閔元年秦拔二十城策言七地數

百里亡城數十則此在後矣二年拔朝歌三年拔

其時矣補曰大事記曰子順進退有聖賢之風寧忍出此乎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

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

元作且下同

且使於秦秦王

謂唐雎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

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年八亡魏二年而君以

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

編曰錯置

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

廣其地曰設辭易地實欲得之當

識其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且對曰否非

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

易也寡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且曰公亦

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

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且曰大王

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

以頭搶地耳

搶突也

備曰

太史

公語本此說

搶千羊反

唐

雖且

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夫專諸之刺王僚也

僚吳王昭

二十七年彗星襲月聶政之刺

韓傀也

傀韓相見韓策及刺客傳

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

吳趙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

倉君鷹擊於殿上

備曰倉

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誅

徵侵戾氣自三子言之為吉

正曰說與臣而將四

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

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

撓擾也

正曰撓長跪而

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

諭曉也

夫韓魏

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魏卷第七

唯自釐十一年靖救至是五十餘年矣。魏謂諸刺
胡也。士自曹沫以至於荆軻，皆不聞道。惟若唐
可也。策者不激而發，策應使遺唐且也。載金之
見於策者不一。秦策應使遺唐且也。載金之武安
天下士魏安釐王十一年唐且說秦是時應侯始
相睢老於魏不釐王十一年唐且說秦是時應侯始
說秦時九十餘至與信陵君語相去十年已百歲
為安陵君使秦有滅韓亡魏之言。魏亡在始皇二
十二年。上說秦有滅韓亡魏之言。魏亡在始皇二
且也。楚策唐且說秦有滅韓亡魏之言。魏亡在始皇二
魏司馬唐且說秦有滅韓亡魏之言。魏亡在始皇二
且也。愚謂此策文甚明而事多難言。以始皇之
威何憚於安陵而易以五百里地。是特為之辭而
使之納地耳。唐且之使愚矣。雖抗言不屈，豈終能
沮之乎。荆軻之見也。匿七首於圖秦法待者不
得操兵。此云挺劍而起。何也。其碎固多誇矣。